



## “点翠头面”之争是一次文明进步

◎牛春梅



士来说,大概就是残忍了。

旁观戏曲艺术家和环保人士这几日针锋相对的争论,双方完全不在同一个语境之下。一方聊艺术,一方说环保,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都没有错,可惜的是彼此之间没能搭上话。不过,换个乐观一点的心态来看,这样的对话与其说是国粹与环保之争,倒不如说是一次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隔空对话,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“点翠”工艺的存在已经有几百年了,为什么到今天才引起人们的关注?在京剧艺术中像“点翠”这样,让环保人士不能忍的传统还有很多,比如演员头上的翎子是用野鸡尾部最长的羽毛制成的,据说也要活取的才好看,才能展示演员的风采。京胡等乐器要用蟒蛇皮,而且特别讲究,一条蟒身上只用背部的一小块,还得是野生蟒。要不是有了“点翠头面”引发的争议,人们或许不会了解这些情况。

环保人士也应该注意到,“残忍”的传统背后,有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局限。以蟒皮为例,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将野生蟒列为受保护动物,国内院团赴外演出时,经常有乐器因为使用了蟒皮而被禁止入关。为此,业内人士专门研制了仿生蟒皮来代替,这种替代品在以前就不可能生产出来。而以今天的技术手段来看,“点翠”、雉鸡翎也都并非不可替代。

当京剧蹉过几百年的历史长河来到

最近,天津京剧演员刘桂娟一条关于京剧“点翠头面”的微博,引起了极大争议。微博中,她展示了剧团为其配备的“点翠头面”,并称其中的点翠是从80只翠鸟身上取下的羽毛,价值数十万元。这条微博让许多原本对京剧并不了解的普通人,蓦然发现国粹传统之美竟然藏着“活鸟取毛”的残忍做法,于是立即抨击之,引发了一场国粹与环保的“点翠”之争。

先来了解一些基础知识。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的“点翠头面”,是收集几十只翠鸟翅膀下面的羽毛点缀演员的头面。因为只有从活鸟身上取毛才能保证亮丽的颜色,为了名角儿头上的那一抹蓝,就有可能让几十只翠鸟丧命。对于戏曲家来说,这是戏曲艺术鼎盛时期对细节精益求精的历史证明;可对今天的环保人

今天,要想继续保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在孤岛上生存,必须参与到现代生活中。现代人也不应简单粗暴地否定传统文化中精益求精的追求,而应该真正走入其中,去了解我们的祖辈如何创造了灿若星河

的文化,并且去思考如何用今天的方式去延续这些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点翠之争”本身是一件好事,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文明的进步。

(选自2015年4月27日《北京日报》)

## 远行或驻足,都是对自由的追求

◎宋子节



前不久,河南省实验中学一位女老师提交的辞职信在网上引起很大轰动。短短十个字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。根据知乎网上她的学生的回忆,作为心理教师的她,虽然工作尽心尽责,却没有机会详细了解每一个同学,因为鲜有人光顾心理咨询室,这令她感觉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——与学生的互动与反馈。长此以往,便失去了作为教师的乐趣与寄托。因此,她决定辞掉工作,寻找新的精神家园。

相较之下,也有很多人在教师岗位

上坚持了几十年。山西乡村教师杨怀栓从1986年开始到全乡最偏远、条件最艰苦的草庄凹寄宿制小学教书,29年如一日,其间强直性脊柱炎发作,关节变形,身高从1.72米萎缩到1.55米,连坐、躺都十分困难,却从未放弃。虽然学校被大山环绕,出行不便,他却未感囚困之苦。他说自己习惯了教书育人的生活,会永远留在这里。外边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,他并不在乎。在小小的山坳里,有了学生作为心灵寄托,他的心便是自由的。

两位老师虽然身处的环境不同,却有着类似的心理状况。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走的路到底在哪里,因此即使放弃优厚的待遇、舒适的环境,也在所不惜。他们唯独在意的,只有心中的目标和信念。能够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,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反观当下,平日里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关于自由的宣讲,有意将自由和旅游联系在一起,给“自由”二字贴上“文艺青年”“云南酒吧”“青藏高原”“香格里拉”等一系列标签。网络重塑了“受众”的定义,在信息的反复灌输之下,观众不断